

憶福嚴

南北平

二月底的某一天清晨，安慧法師打電話來說：這次為導師過百歲壽誕，要出版祝壽文集以示慶祝，希望我也寫一篇文章。我馬上說：不行哪，我那裡會寫什麼文章；這是因為：一來，自知文筆不行，從來也沒寫過什麼文章，二來，有淵源且能夠寫的人太多了，怎麼可能輪到我。我也告訴安慧法師，這次陰曆年，我和內人及小孫子到院裡向院長拜年的時候，院長也談起此事，當我表明難處後，他也就沒有再要求了。然而，安慧法師就是不放棄，磨菇了好一陣子，無數的理由，就是要我寫一篇。說到後來，心裡覺得：為導師百歲壽誕出刊物，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再者，對法師而言，應該是恭敬不如從命，所以也就答應了。

說起憶福嚴，不得不從怎麼和老院長認識說起，否則也不會接觸到福嚴。話說在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初，台中萬佛寺傳授在家五戒菩薩戒，當時老院長是三師之一，擔任羯摩阿闍黎，而我參加受五戒。受戒的人很多，受完戒後，和老院長有了一層戒師戒子的關係，但是當然還談不上什麼認識，只是知道了，這位外省和尚是來自福嚴佛學院而已。可是，沒多久，到了九月中旬，壹同寺當時的住持^上玄^下深老法師請老院長在新竹市南大路壹同講堂講《佛說無量壽經》。記得在第一次晚上上課時，忽然下起了大雨，下了課之後，雨還沒有停，我內人和我就毛遂自薦，提議由我開車送老院長返院。也許是在上課前，已經自我介紹了，我是老院長的戒子，所以在返院途中，老院長這河南人碰到了河北人，就好像是他鄉遇故知一樣，談的很投機。後來在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八日壹同寺舉辦的一次八關齋戒戒會上皈依了老院長。有了這段下雨的因緣之後，就這樣每次上課都由我接送，直到講完《佛說無量壽經》為止。在那個時候，福嚴本身還沒有汽車，同學們要外出都是要叫計程車的。

自從和老院長認識之後，他外出，只要我有空，多半由我跟着南來北往、東奔西走，直到第七屆同學畢業，老院長去了埔里中道學苑常住，這才算是告一段落。

記得，最初剛來學院時，那還是第五屆第三學年的時候，同學們在學院的生活情形，我覺得，比起一般世俗的學校來說，那是要莊嚴而且嚴謹得多了。最初，院舍還沒有重建完成，同學們所表現之勤勞的精神，在普通一般學校裡，是很難找得到的，老院長更是常常捲起衣袖，拿起榔頭，敲擊灌漿水泥表層所附的水泥殘渣，以利再加工時黏著力較好。每天在出坡時，更是一起出坡，同學們在生活上自然培養出一種良好的生活習慣。在學業方面，我不是那麼清楚，可是從歷屆畢業紀念冊裡，每篇文章寫作，其文筆之美以及內容之豐富，即可看出在課業方面，同學們一定是很努力而且是很有收穫的。另外，在一般學校的架構上會有校訓及校歌等，而剛到福嚴時，發現學院裡老院長也訂有院訓，而且同學們均牢記在心。有一次老院長在主持畢業典禮上談到院訓，他說：「少欲知足」，全體同學們馬上說：「安貧樂道」，他說：「明辨邪正」，同學們即答：「維護佛教」，他又說：「真修實學」，同學們即接：「不唱高調」，他說：「自利利他」，同學們馬上又接：「上求下化」。把福嚴的風格、精神、榮譽和使命深深記得那麼清楚，可以充分顯示出教育的成功與績效。另外，我覺得不得不佩服老院長專為學院所寫的院歌——福嚴頌，曲好，詞更好。其中有一句是「多少法門龍象出身皆在福嚴」，想想台灣當代，的確恰如其言。一個多月前，我夫婦二人帶著小孫子和陳明吉居士夫婦及其女兒，滿滿一車，一起到埔里給老院長拜年。當時談起了第七屆畢業的同學，他欣慰無比，內心的喜悅，已溢於言表。有鑑於這一屆的同學在目前的表現，他對我們說：第七屆至少會有十多位有成就的法師。我在想，這又應證了這一句「多少法門龍象出身皆在福嚴」了。福嚴如今已是第十屆了，而特別要提起第七屆，則是因為第七屆是福嚴改制後的第一屆（恢復男眾），大家都了解，改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時，上自院長下至同學，我感覺的出，都有一種使命感，大有一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那種精神。第七屆的教務主任^{上慧下}天法師更是發揮了他長年辦學的經驗以及領

導統御的長才，使得同學們不但在課業上認真的學習，在精神上更是氣勢如虹，早晚都把院歌當軍歌唱，歌聲震天震地，似乎是時時都記得他們是肩負著承先啟後的重責大任。如今想起這一屆的同學在學的情景，的確還有許多可稱道之處。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繼老院長之後，在^上大^下航法師努力之下，直到目前學院在^上厚^下觀法師領導之下，院務更是蒸蒸日上。推廣班的成立，使得福嚴在推動佛法的教育上更能廣澤大眾。回憶起接觸福嚴十幾年來，不禁有與有榮焉的感覺。

很久以前，有一位壹同寺的法師問我：你學佛以後覺得和以前有什麼不同？我馬上回答說：現在做事會想一下，這麼做是不是合乎佛法？以前則不會。其實談到佛法，還真是慚愧，在佛學院待這麼久，卻沒有好好的鑽研佛法。也許有人也會問，你和老院長親近那麼久，有沒有學到什麼佛法？對此，值得一提的是他從不同的兩方面所說之修行的方法或者說是做人的態度，讓我覺得受用無窮：一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老實念佛」，二是「做好事、說好話和存好心」。我想，做到這二者，佛法當已盡在其中了。不過要能做到這些話，還真要靠修行才行。另外和老院長學的當然是歌唱了，他最喜歡的歌曲有三首：其中一首是三寶歌、一首是福嚴頌，另一首則是眾所周知的忍耐歌。後兩首歌是他作的詞，他很喜歡唱，自也不意外了。其中忍耐歌，我覺得很有用，因為在日常的生活裡，有太多煩惱需要忍耐了，而忍耐則當亦是除去煩惱的一種方法吧！有一次，一位軍中非常高階的老長官要退休了，我把從老院長那裡學來的另外六個字送給了他，他也覺得非常受用，那就是「看破、放下」和「自在」。從老院長那裡學到的這些佛法，趁這次寫作之便，提出來和大家共享和共勉。

值此導師百歲壽誕之際，除了大家歡喜慶祝之外，我想各有各的感恩之情，要是導師當初沒有創建福嚴，則後續將沒有這麼多人能夠相聚在一起追求佛法的因緣了，既使我和老院長也能夠認識，則也不可能會在這麼一個清靜莊嚴的佛學院裡薰習這麼多年。套用有些人常用的詞：感恩哪。寫到這裡也該收筆了，最後我想，我們大家都會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祝福導師法體安康並繼續引導我們進入更深一層的佛法世界裡。